

夏日话蝙蝠

○周根林

傍晚时分，下了一场雨，凉快多了。洗刷过的树，清纯、茂盛，弥漫着清冽味道。仿佛沉稳的中年人，在湿润的暮色里静立着，浸透了安然不感的气息。

我站立在窗口，享受这清风徐徐，舒适透亮，难得的夏日傍晚。天渐黑，窗外的两幢楼宇之间，蓦然，几只小小的影子迅捷掠过视线。初时只当是小麻雀，待它们轻巧地折返回来，我借着渐暗的天光细细辨认——竟是蝙蝠！

天黑之前，小麻雀在树丛里跳跃着，叽叽喳喳地喧闹，三五成群，忽然扑腾而起，于低空中快活地追逐盘旋，宛如孩童在公园空地上不知疲倦地嬉戏。其实这些初生的生灵，正在笨拙又勇敢地练习着飞翔的技艺。

然而，此刻看去，那小小的麻雀身影，竟与夜行的蝙蝠相差无几。

这场雨，对幼小麻雀亦有难测之险，若躲避不及骤雨，淋湿羽毛难以振翅，便可能被人捉着，或夭折于泥泞。

夏日里，蝙蝠是夜晚的精灵，昼伏夜出本是它们的天性。今日暮色初笮，它们却早早现身于这微茫的夜晚，难怪被我一时错认作麻雀了。

蝙蝠舒展黑亮的翼膜，如同无声打开的扇面，优雅地铺展于暮色天幕之下。时而迅疾地拍动，搅起细微的风声，时而又轻盈地平展，如一片墨色的柳叶在空气中悠然滑翔，确有一种别样的美。

这拥有飞翔天赋的哺乳动物，前肢细长，指间与前后肢间连接着精妙的翼膜，更多时候则依赖那不可思议的回声定位，于黑暗中勾勒出世界的轮廓与自身的方向。南方乡间所常见，多属体态轻盈的小蝙蝠一类。

蝙蝠其貌虽不扬，全身黑乎乎的，长着翅膀，一张尖尖的嘴，初看确乎有些骇人。但人们却以极大的包容心，只因蝙蝠的“蝠”与我们祈福的“福”字谐音，将其视为福气与长寿的化身。于是，古建筑飞檐的雕饰、衣物精密的刺绣、器物考究的纹样中，蝙蝠的图案便能常见，默默承载着代代相传对幸福深切的期盼。蝙蝠早已不单是生物，它成了传统文化中最富温情与寄托的符号——一种特殊的情怀。

某次，游历古村落，见一处旧宅窗格上，有精雕细刻着花鸟虫禽，栩栩如生，其中一幅蝙蝠与祥云交缠的图案引人驻足。听讲解方知，这暗喻着“洪福齐天”的祥瑞。冰冷的木石因这意象而脉脉生暖，无声诉说着昔日匠人的巧思与主人对福泽绵长的殷切向往。

在自然秩序中，蝙蝠本是良善的益兽，多以飞虫为食。它们择岩穴缝隙、檐下瓦中、树洞冠下而栖。部分种类也食果实花蜜，少数则吸食血液或捕食小兽。其繁衍亦顺应天时，精子在雌体内越冬，待春末夏初产下幼崽。

曾记得某年夏夜，约莫八九点钟光景，家人正在客厅看电视，忽见一团黑影迅疾掠过灯光，旋即不安地盘旋起来。妻子与小外孙女惊呼着躲闪，小孩的身影在沙发后蜷缩着。我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只蝙蝠。我忙起身，拿了把扫帚挥舞拍打，却屡屡落空，最后只好打开窗户，费了好一番周折才将其逐出。我笑着自我安慰：“福到，福到嘛！”

可未曾想，仅隔了几日，又一只蝙蝠在夜色中悄然造访。此番我心中烦躁顿生，决意要抓住这不速之客。一番追逐与折腾后，终于将那扑腾的小小生命擒住，带着一丝莫名的怒气结束了它性命。次日，心头却莫名地罩上了一层阴翳，总觉不安。于是，地毯式地对屋内进行一次搜查，但没发现蝙蝠隐藏之处，心里纳闷，蝙蝠怎么进来的？再仔细搜查屋舍，终于在客厅北窗外的窗台上，赫然发现许多黑褐色的长条颗粒状粪便——这无疑昭示了蝙蝠隐秘的栖身之所。它或许正是循着空调管道的缝隙潜入我家的。隐患既已暴露，清理之后，蝙蝠便再未登门。

然而，这小小的风波，却在我心底投下一枚石子。蝙蝠其形近鬼魅，其名却谐音洪福，便将这样丑陋的生物，赋予它一种新含义。因而，我更加明白，任何事物皆有可能隐藏着——福与祸的因果。

蝙蝠，西方民间视其为不祥，赋予它嗜血鬼魅的传说；可同样赋予它正义的侠士——蝙蝠侠。蝙蝠侠却又是披风守护黑夜的象征。但蝙蝠本身何曾改变？改变的是人类投射其上的目光与心念。

这夏夜的精灵，仿佛天生就是穿梭于矛盾光影之间的使者：它以夜色为幕布，以丑陋之形背负着祥瑞之名；它自身无害，却可能成为病毒的隐秘载体。它静默地飞翔于东西方截然相反的文化解读之间，其身影仿佛一句亘古的隐喻：福兮祸所倚，祸兮福所伏。

我们所捕获的，是福是祸，往往取决于我们投向它的眼光，是澄明还是浑浊；取决于我们心之所向，是狭隘还是宽广。如同它划破夜空的那道无形轨迹，其意义从不凝固于一点，总在人心天光的流转里，悄然转变成暗。

看戏

○杨苏奋

最近，在视频里看到，宁波小百花越剧团，在象山鹤浦大沙滩演出。观众不怕高温炙烤，都聚挤在沙滩，顶着烈日看戏。不觉使我也想起我们小时候的看戏。

当年农村各大队都有了文宣队巡回演出，演出的节目有《智取威虎山》《沙家浜》《海港》等京剧，都是从电影八个京剧样板戏里学的。那时的广播里也有不少样板戏的文艺节目。年轻的社员们，会在广播里、收音机里边听边学。也在地头田间哼唱，学会了的和嗓子好的都会被选进文宣队当演员。那时的民间艺人，虽然没有现在的文化程度高，但也有不少人会拉京胡的。舞台很简陋，晚上要演戏时，社员们就在白天把家家户户的门板搬出来，搭戏台。再用芦帘作屏风，安装好电灯。天还没黑，戏台前面就有很多凳子放在那里了。等着夜色降临时，男女老少就坐满了场地，等待看戏。

那时，湖州德清一带的水乡农民出门便是坐船。我会跟着大家摇船去看戏。看戏的都是年轻男女和少年。看完戏，船，穿梭在河流港汊。摇橹的把柄在水中搅动，把船后的圆月搅成了片片碎银。船下波光粼粼，船上一轮明月，一路行驶在回家的路上。年轻人一路上都在船舱里学唱着刚看过的京剧《沙家浜》。“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”，高亢的声音，有吱吱呀呀的摇橹声伴奏，飘向浩瀚的天空。还有“朝霞映在阳澄湖上”的激昂唱段，虽然调门不准确，却在旷野中听起来别有一番味道。然而，看戏，其实不都有这样的情景，有时，天下起了大雨，船在半路上会淋得落汤鸡一样。

这时候，大家都会把“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”唱得更响，更亮。

也许这就是爱好戏的力量。

我家住28楼，房间虽不大，可阳台上足有7平方米，摆上几盆不同颜色的玫瑰花、兰花，再种上几盆绿色植物，无论什么季节，阳台上总是姹紫嫣红，春意盎然。每天除赏花外，我还会扑在阳台上，俯瞰湖州快速路上来来往来的汽车，感受着这条跳动的城市大动脉。放眼望去，楼群的缝隙间，能见到道场山顶的多宝塔。其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，七层八面，飞檐翘角，曾是湖州古代的地标。

去年12月26日，沪苏湖高铁正式通车。我站在阳台上，静候着从上海开往湖州的首发高铁列车。那天，阳台外的空气格外清新，能见度透彻，西南角上的山峦层层叠叠，山坳里，那条新建的沪苏湖高速铁路路我家的阳台，直线距离不超过6公里，铁轨在阳光下已被染成金黄色。因首发，高铁停靠在湖州东站的终点站。中午11时许，这条通往湖州站的新建的沪苏湖高铁，迎来了从上海虹桥开往湖州的第二列“和谐号”高速列车，与杭宁高铁并道后，我远眺其快速驶入了湖州高

铁站。从此以后，每天有178列高铁停靠在湖州高铁站，还有100多列高铁途经湖州。京沪高铁、商合杭高铁，与杭宁高铁、沪苏湖高铁，形成了一张东西南北的高铁网络，一列列“和谐号”呼啸而来，呼啸而去，或由东向西，或由西向东，或由南向北，或由北向南。另外，湖州，安徽的广德、宣城、宁国，坐高铁去上海，再也不用绕道杭州、嘉兴了，省钱又省时。湖州进入高铁时代后，沪苏湖高铁成了我家阳台外最靓丽的一道风景。

记忆里，湖州外出的交通工具是汽车、轮船。我知道火车有很多节车厢，火车头还会冒出白烟，那是在梦里，离我很遥远。第一次看到火车，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，我们几个儿时的小伙伴，步行了3个多小时，来到了三天门火车站，这就是杭长铁路，是一条专为长广煤矿拉煤的运输通道。在火车站，小伙伴们等了一个多小时，看到的是一列列拉煤火车从站台边呼啸而过，正当小伙伴们要离开时，终于有一列绿皮火车停在了站

台边，从车上下来的旅客仅二三人，没有旅客上车。尽管如此，小伙伴们还是兴奋地跳了起来：“我们终于看到火车了！”

1975年高中毕业前，学校组织了去莫干山徒步野营拉练。在游玩了莫干山之后，第3天早晨，我与同学们从庾村小学，徒步近10公里走到了三桥埠，坐火车回湖州，这是我与同学们第一次坐火车。车厢里，100多个同学（两个毕业班）挤在一起唱着歌，情绪激动，歌声掩盖了火车的轰鸣声。下火车后，我们又从三天门火车站，徒步返回湖州城，那年代还没有城市公交车，但同学们乐此不疲。

第一次坐高铁，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。我与儿子去厦门旅游，坐在车厢里，我整个人像是要飞起来似的，车窗外，湖泊、树林、大桥、田野等，在我眼前飞逝而过。车厢内的显示屏上时速350公里，如此神速的“和谐号”，银龙一般，带着风，带着力，带着儿子对未来的憧憬与梦想，一路风驰电掣，3小时后便抵达了厦

门，而如果是“绿皮”火车，一路颠簸，则需要10多个小时。

我喜欢站在阳台上看高铁，尤其是大伏炎天，绿副热带高压控制，天空晴朗，能见度特别清晰。傍晚，我在空调冷风的吹拂下，远远望去，太阳已落下山顶，火红的余晖照在铁轨上，宛如一条会变色的绸带，而来来去去的一列列高铁，像极了一条条快速爬行的蚕宝宝，很快便消失在山坳里。从高铁的消失中，我忽然读懂了时光是永不回头的深意。

前几天，我来到了沪苏湖高铁的立交桥上，实实在在近距离体验了看高铁时的冲动与惊喜，有人说：“高铁的呼啸声，就是一种噪音。”可我觉得，那是一种催人奋进，拨动心弦的天籁之音，是大自然与人类共同奏响的时代交响乐，是历史演变前行中动人的登音。

我每天站在阳台上，向远处深情地眺望，在湖州这块肥沃的土地上，一列列“和谐号”高速列车，每天飞驰在湖州的绿水青山之间，在这里，我看见了“中国速度！”

台风

○金晓慧

读到葛亮的小说《风球》，知道香港天文台曾一度用一套“风球”装置发布台风预警，倒的确有几分风眼的意味，龙卷旋风强势来袭。比起此番生动，台风也被命名了许多名字，如杜鹃、梅花、浣熊、黄蜂、贝碧嘉、利奇马等。在沿海一带，台风过境如此寻常，就像绘本《台风天》所言，“我们这，台风每年都来”。

每年夏天几乎无可避免会遭遇几场台风，相应地带来狂风暴雨，极具破坏性：大树被连根拔起，农田被淹没在一片汪洋中，更有甚者，农村里的屋顶会被掀翻……因而，对于这种从海洋远道而来的风暴总会有一种惊悚。飓风肆虐犹如末日来临，折断的、倾覆的、损毁的、冲垮的，而后是满目疮痍，一片狼藉。当然，这类造成严重损害的台风也会被除名，哪怕是作为历经创伤的一种心理宽慰。

早些年，抗洪防汛系统远未完善，强降雨量让河水急涨，来水很快，短时间内，乡村里的道路就要涉水而过，更别说那些地势低洼的农田了。水漫田地，一切白搭。总是听说哪家的西瓜算是白种一通，哪家的稻谷必然收成堪忧，农人靠天吃饭，脸上布满愁云。在台风的攻势下，在父母的担忧中，记忆里关于台风的印象也是那种应对风雨的历练。台风天来临前，父母就会着手一些准备，囤积一些物料，搬动东西到屋内，牢固门窗，关好鸡鸭，但自然灾害总是意料之外的，更多的是灾难后的无奈与淡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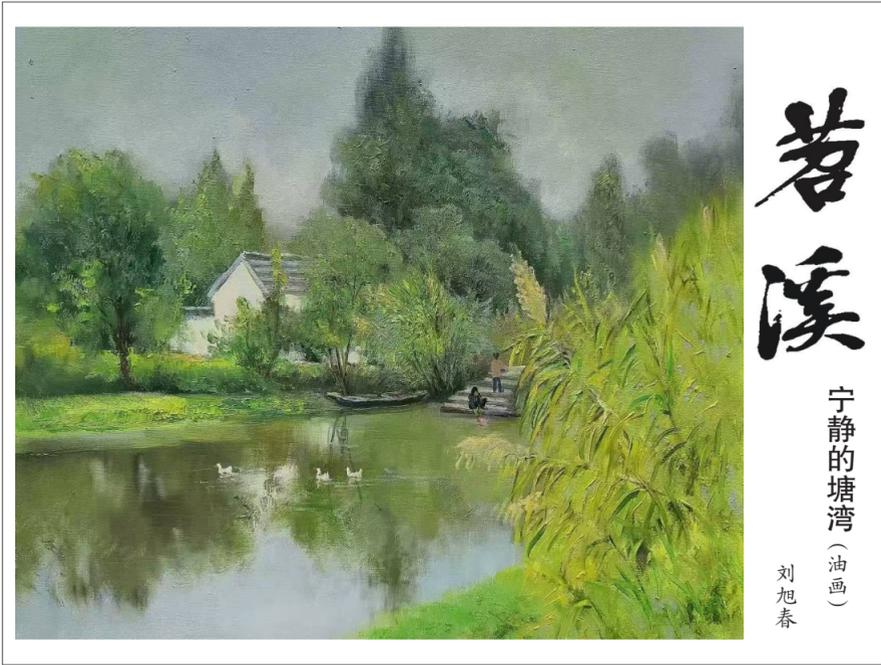
记得有一年，爷爷在自家的河塘放养了一些鱼苗，养到冬天时就能抽水捕鱼了。未曾想，那年夏天台风徘徊数日，暴风雨雨，水漫河塘，鱼

也趁着这样的大水游向了远方，也许是更广阔的大江大河了吧。这种漫水的时候，水流湍急浑浊，有时路上也会看见鱼借着水势游到田里，或者被冲到人家院子道地上。爷爷蹚水而过，望着河面，这真是把钱砸到了水里，我只是看着他沉默的背影。

台风迅疾，毫不留情地破坏，又很快奔向下一个地方。听到新闻播报里台风已经过境的消息，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一切戒备可以放下了。台风离开后，大家又忙着收拾狼藉，尽力恢复秩序，去农田看看庄稼遭殃的情况，到河边清洗遭遇漫水的用具。台风来过，台风走了，这就是一种沿海地带的夏天必经的生活。随着年岁，人生就是这样布满大大小小的“风暴”，在命运风眼里，也许会被裹挟卷入，也许只有如常面对。

有时，多少幸运，碰到的是“懂事”的台风，只是度过几天不大不小的风雨天，反而是高温酷暑里难得的凉爽，不用开空调，也不用开风扇，长袖也可以翻出来穿穿。台风来临前的傍晚，总有绝美的“世纪晚霞”，因着风雨不大，连同欣赏这份旖旎也是轻松的。要是临到周末，蜷缩在房间里，翻翻小说，听听音乐，倒也是难得的惬意。“过雨荷花满院香，沉李浮瓜冰雪凉。”稍作停留的台风天，全是清凉，也带来丰沛的雨水生机，毕竟很快就是盛夏，得到滋养的植物将迸发出恣意旺盛的生命力，连叶子都绿得发亮。

也就是在那几日台风天，夏季像是被按了暂停键，而风雨欲来是一成不变的生活里还未被驯服的变数，让人无法预料的各类、种种。



宁静的塘湾（油画）

刘旭春

我是自由的风

○张璐

我是自由的风

四季是我穿行的旅程

我是春的第一缕杨柳风

吹面不寒，看吐绿的柳条轻摇

我是夏的一缕醉人暖风

回眸之间，看繁花争相开放

我是秋的一丝凉爽秋风

翻涌着麦田金黄，看硕果满枝挂

我是冬的一阵凛冽寒风

散落漫天雪绒，看银装素裹

我是风，踩着四季的韵脚

把时光吹成自由的模样

我是自由的风

四季有我游历的足迹

春临，我是踮脚旋转的精灵

挽着吐绿的柳条荡秋千

夏盛，我是轻灵跳跃的花仙

溜进小巷撞开一墙花香

秋至，我是摇铃吹唱的乐手

田野丰收，阳光随着谷粒闪成碎钻

冬深，我是铺展素笺的画者

雪飞漫天，把冬镶嵌于画框之中

我是风，和着四季的节拍

把岁月吹成自由的模样

蝶蛻

○张丹凤

花若盛开，蝴蝶自来。这是大自然谱写的浪漫与对白。人们只是惊叹这场浪漫的邂逅，可曾有多少人想过，为了这场相遇，蝴蝶倾尽一生，在挣扎与蜕变中从未感到过遗憾。从一枚卵开始，便注定要走过一条不同寻常的路。

蝴蝶的生命始于一枚微小的卵。悄无声息地蜷缩在叶片的背面。那时谁曾料想到，在这层无足轻重的薄薄的卵壳里，正酝酿着一场关于“索取”的序幕。

破卵而出的幼虫，是人人厌弃的丑陋的毛毛虫，不过几毫米的身躯，却带着与生俱来的破坏欲。由于啃食的本能，刚刚孵化出的幼虫在齿颚开合间，嫩叶边缘很快洩出锯齿状缺口，啃得蔬菜叶肉布满斑驳孔洞，细碎的叶渣挂在叶脉上，像未干的泪痕，农作物的叶片在它爬过的轨迹上渐渐枯黄。小小毛毛虫，所过之处，满是狼藉，叶脉上挂着它刚啃下的碎叶渣屑。

随着毛毛虫身躯日渐粗壮，它的食欲也如潮水般疯长。从这片叶子挪到那片叶子，从这根枝桠攀向到那根枝桠，所过之处，舒展的菜叶变得千疮百孔，饱满的农作物叶片卷成枯筒，就连高大的树冠也被啃噬出空洞的光斑。

“看啊！”在咀嚼的间隙，它昂起头，躯体蠕动着摩擦时发出细碎声响，像是在天地间炫耀，“渺小如我，照样能让参天大树低头！”有时不过数日，整棵树的叶子便被啃得精光，光秃秃的枝桠在风中摇晃，像一双双绝望伸向天空的枯手。失去叶片的庇护，树木没法再进行光合作用，只能在无助中慢慢枯萎。而那些被伤害的生命，却仍然用残存的枝干为毛毛虫遮挡风雨。

贪欲在躯壳里愈发膨胀。为了支撑与日俱增的欲望，它忍着撕裂般的疼痛蛻去旧皮。那层曾经庇护它成长的外壳，如今却是束缚它成长的枷锁。一次次蜕皮脱落在地，像被丢弃的良知，它不屑一顾，新躯体的壮硕，才是值得炫耀的勋章。油亮的身躯里，潜藏的贪婪跟着鼓胀，叶片的残痕叠着残痕，连风都带着破碎的声响。

毛毛虫按着完美的轨迹完成第四次蜕皮，得意地扭动着油光锃亮的饱满身躯，傲慢地昂起头，用突起的复眼扫过这片被自己“征服”的领地，却猛然僵住了，目之所及皆是被自己啃得千疮百孔的菜叶、失去活力的作物、褪去光泽的树木，而最触目惊心的，是一棵被啃光叶子的树木，苍白的枝条上挂着仅存的几枚萎缩的果实。风穿过空洞的树冠，发出呜咽般的哨音。

时间好像突然静止，毛毛虫内心一片空白，心底陡然升起的内疚突然攫住了它。那些曾被自己伤害的生命，始终静默伫立，从未将它摒弃。它盯着一根光秃秃的枝条，被啃断的叶柄还在微微渗着汁液，像未干的血迹。齿尖突然泛起酸涩，那些被它一点点吞噬的存在，从未有过反抗。即便只剩残存的气息，也仍在以自己的方式，默默滋养着它的生长。难道存在的意义，是靠伤害伙伴来证明吗？这个念头让它骤然停住啃食的动作，缓缓垂下头，触须轻轻蹭过一片残破的叶子，在无尽的沉思中静默着。

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彻心扉的懊悔慢慢涌上心间，它痛恨此刻的自己，决心要与过去彻底切割，痛改前非，不再作恶多端，更不再继续破坏这个美好的世界。它停止那曾经的疯狂的啃食，开始缓缓吐丝结茧，将自己裹进一个密闭的茧壳中，这并非作茧自缚的困局，而是在沉默中完成一场修行。

在黑暗的茧壳里，毛毛虫沉下心来，在阵痛中剥离自己。被啃食的叶片在记忆里浮现，树木的沉默在耳畔回响。它溶解了啃食叶片的锯齿，消化了刺痛世界的毒刺，将暴戾的身躯拆解、重塑，一点点煅造成托举风的轻盈翅膀，每一寸筋骨的重组都带着撕裂的疼，却也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。当晨光刺破茧壳，新生的蝴蝶颤抖着展开羽翼。鳞粉在阳光里簌簌落下，像抖落的忏悔；翅脉的纹路弯弯曲曲，恰似那些被它啃过的叶片上，慢慢愈合的伤痕。带着茧壳的余温，它奋力破茧而出，化作一只斑斓的蝴蝶，涅槃重生，带着崭新的模样再现这个世界。

如今，它以靓丽的身姿穿梭在花丛间翩跹起舞。翅膀轻轻拂过曾被自己伤害过的世界。花粉沾满绒毛的腹节，每一次振翅都落下星星点点金黄，在荒芜的土壤里，正悄悄孕育着新绿。大地的精灵，它终于懂得：真正的强大不是掠夺时的张狂，而是自己碎过、痛过，仍能带着一身花粉，轻轻吻合世界的伤口。

花用盛开等候，蝶用一生回应。